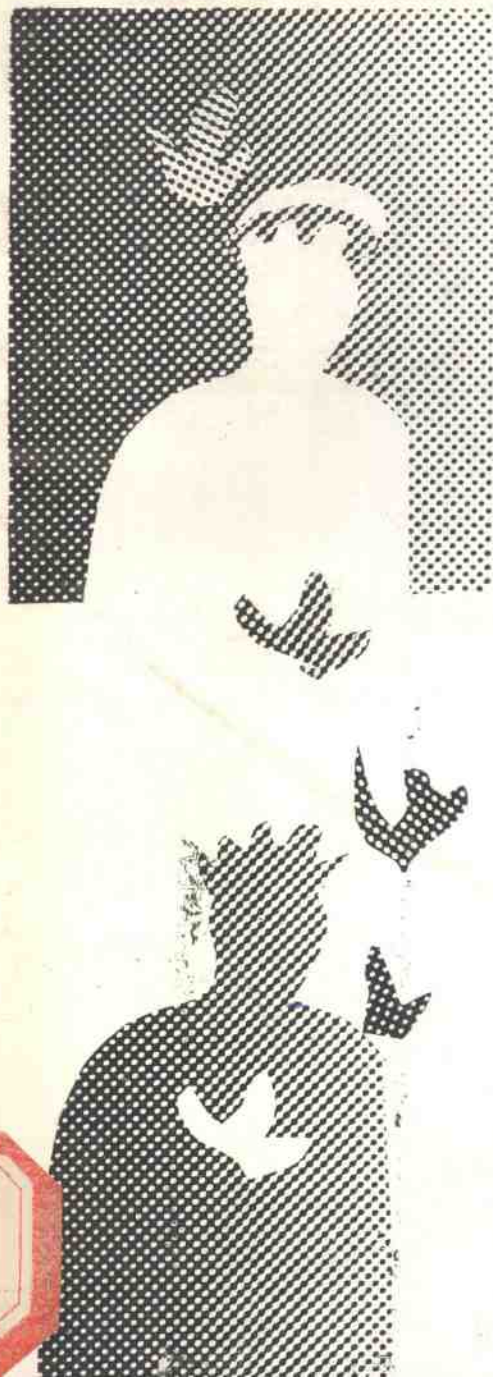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社 会 选 择 与 个 人 价 值

〔美〕肯尼思·阿 罗 著
陈志武 崔之元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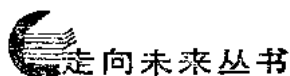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庞学锋

特约审稿：王 焱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面画：刘 溢

装 帧：盛寄萍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陈志武 崔之元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7.625 插页5 字数118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SBN7-220-00011-1/C·3

统一书号：17118·175 印数：1—110,000

定价：1.45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原书第二版序言

自本书1951年初版以来，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文献已大有增加。在这些新文献中，有的探讨社会选择理论的技术性的、数学的方面，而更多的则属于解释性的。尽管我对自己目前的理论远不满意，但自初版至今，我的思想也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第二版的发行正好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使我得以有选择地清算自己的思想。我又增加了题为“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注记—1963”的新的一章，重新思考第一版的疏漏之处，并评论某些最新的进展。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比重写第一版更为合适，因为第一版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

肯尼思·阿罗

1963年8月于东京旅次

译者的话

本书是当代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领域内的一部学术名著。自1951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它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的广泛讨论。阿罗教授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基于他在一般均衡分析、风险决策理论、组织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诸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之外，本书的贡献也是原因之一。阿罗在本书中提出并证明的“不可能性定理”触及了当代政治生活和经济机制中的敏感而深刻的问题，使社会选择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偏好。由于信息获取的差别和利益的矛盾，我们每个人的偏好一般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如何把有差别的个人偏好汇集成一个最终的社会偏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

社会选择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即投票表决和市场机制（货币投票）。人们通常依据常识认为，社会选择的方法理应满足如下条件：

1. 广泛性。个人对备选方案的所有逻辑上可能的偏好排序都是许可的，且人的理性选择具有完全性和传递性。

2. 一致性。若社会所有成员都认为一种备选方案优于另一种，那么社会即应同样如此认为。

3. 独立性。比如，原来有两名候选人，现在又添加一名候选人，则人们对原来两个候选人的偏好序不应受新添候选人的影响。

4. 非独裁性。即不应使单个人的偏好总是自动地成为社会偏好，而不管其他人的偏好与他是如何地不同。

上述条件似乎是那样自然而合情合理，以致人们常把它们当成社会选择方法应该满足的不言而喻的公理。但是，阿罗教授却独具慧眼，在本书中证明了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选择方法能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这就是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亦称“独裁定理。”〔1〕

不难理解，这一定理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使举世

〔1〕 参见陈志武、崔之元：《不可能性定理与民主》，载《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4期。

为之哗然。我们认为，阿罗定理不应是我们沮丧之源，而毋宁是对我们的挑战和激励。它至少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

一是政治民主问题。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选择方法也不满足上述四条公理。因此，我们不能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为了发扬民主，我们必须进行更精心缜密的思考与设计。阿罗定理还告诉我们，民主并不象卢梭理解的那样能够达到“公意”，而是象波普尔理解的那样能够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从而严格论证了民主的功能究竟何在。

二是市场机制问题。市场是用货币投票的社会选择方法，阿罗认为不可能性定理表明“市场不能做出合理的社会选择”（见本书第五章）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能迷信市场的完善，而应积极探索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多种有效率的联系（包括市场机制的优点在内）。威廉·大内在《M型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生动的企业——政府关系论^{〔1〕}，而亚诺什·科尔内的《反均衡》一书则是大内的组织理论的经济学背景。

当然，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给我们的启示远不限

〔1〕 参见崔之元：《团队理论与M型社会》，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86年第2期。

于这两方面。它对于国家主权、法律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乃至对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的研究，都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重大影响。

“熟知非真知”。当我们译完阿罗教授这部著作，掩卷深思的时候，我们再次体会到黑格尔这句名言的贴切。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促进我国学者对“熟知”现象的再探索，在平凡的事物背后发现深刻的真理，为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献计献策。

本书作者肯尼思·阿罗1921年生于美国纽约市，曾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于1962年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并长期任兰德公司顾问，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本书外，他还有《一般竞争分析》、《组织的极限》、《风险理论的诸方面》、《信息经济学》和《生产与库存论文集》等著作。

由于时间仓促，译文定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1985年国庆于北京

目 录

原书第二版序言.....	1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偏好与选择的本质.....	15
第三章 社会福利函数.....	41
第四章 补偿原则.....	63
第五章 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可能性定理.....	85
第六章 个人主义的假设.....	113
第七章 作为社会福利判断基础的类似性.....	137
第八章 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注记——1963...	171



第一章 导论



1 社会选择的类型

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有两种做出社会选择的基本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另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这两种做社会选择的方法在混合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同时存在，但对英、法和斯堪的那维亚诸国而言，前一种方法的作用范围更大，即是说，社会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基于投票，而较少地基于价格机制的法则。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在民主社会之中的较小单位里，社会决策有时仅由单个人或小组做出，有时（在现代世界里越来越稀少了）根据一组包罗甚广的传统惯例做出（例如按宗教法规做出）。〔1〕

后两种社会选择的方法，即独裁和传统，在它

们的正式结构中具有某些投票或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在理想的独裁体制中，社会选择只包括一个人的意志；在理想的传统社会中，社会选择只根据神的或全体个人的共同意志做出。因此，这两种情形下均没有个人之间的冲突。⁽²⁾然而，投票和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趣味来做出社会选择的方法。在任何个人是理性地做出他的选择的意义上，社会选择的独裁方法和传统方法也是理性的。但是，在涉及许多个人不同意志的集体选择中，这种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协调性还存在吗？

应该在此强调，本研究仅仅关心上述问题的形式方面。我们问，从一组已知的个人偏好出发，是否可能形式化地建立一个推导社会选择模式的程序，使该程序满足某些自然的条件？下述著名的“投票悖论”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说明。

假设一个由三个投票者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在三种备选社会行为模式中择一（例如，裁军、冷战或热战）。这类社会选择必须经常做出，但有时并非三种备选方案都用得上。与欲望不变和价格——收入变化条件下的消费者效用分析相类似，共同体的理性行为意味着共同体根据集体偏好将三个备选方案全部排序，然后在具体情况下用得上的备选方案中选取排在最前的一个。达成集体

偏好尺度的一个自然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共同体中的大多数认为第一备选方案优于第二个，那么共同体就认为第一个优于第二个。设A、B、C是三个备选方案，1、2、3是三个投票者。假定1认为A优于B和B优于C（从而A优于C），2认为B优于C和C优于A（从而B优于A），3认为C优于A和A优于B（从而C优于B）。于是，多数认为A优于B，多数认为B优于C。根据少数服从多数方法，我们可以说共同体认为A优于B和B优于C。如果共同体被视为是理性地行动的，那么我们不得不继续说，共同体也认为A优于C。但事实上共同体中的多数认为C优于A。⁽³⁾因此上述从个体偏好推导社会偏好的方法不满足通常所理解的理性条件。我们能否找到另外的聚集个人偏好的方法，使它满足共同体的理性行为的条件并在其它方面也是令人满意的？⁽⁴⁾

如果我们仍按照使某种东西极大化的传统观点来理解“理性”这一概念的话，那么，从各个人的偏好出发达到社会最优的问题就正是福利经济学领域的中心问题。在此不必要详细地回顾福利经济学的历史。⁽⁵⁾曾经有这样的争论，即仅仅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能否评论一种社会状态比另一种社会状态好或坏。如果我们承认人际间效用的可比